

赵淑侠



流离人生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赵淑侠
流离人生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流离人生 / 赵淑侠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0.6
(百合文丛)
ISBN 978-7-5399-3635-2

I. ①流… II. ②赵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32913 号

书 名 流离人生
著 者 赵淑侠
责任编辑 蔡晓妮
责任校对 米 兰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652×960 毫米 1/16
字 数 240 千
印 张 18.5
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,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3635-2
定 价 27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流离中的写作生涯〔序〕

这本散文集颇富自传性。

我已在他乡近五十年，悲欢岁月多在海外度过，整个文学生涯在他乡的流离生涯中完成。生来就不是有恒心毅力的人，走上文学路，而且一走到底，是我自己也未曾料到的，虽然自童年起，文学就是我的最爱。

从根说起：远祖源自山东省齐河县，即是《老残游记》中描写的，那个年年受黄河泛滥灾害的地方。由于连年灾荒，生活艰困，务农为生的祖先便忍痛远离故乡，到山海关外的陌生世界去开创新天地。勤奋是可以致富的，他们以不畏难的精神，用血与汗去与天争，除荆斩棘，翻土播种，终于获取成果，得以生存，定居。因此我的故乡是黑龙江。

祖父瑞卿公是个英明果断胸怀大志的人，虽务农经商都成功，以劳力换取了丰衣足食，却不以为满足。他认为智慧与学养，是作为一个优秀的人必不可少的条件，便把他的三个儿子，伯父、父亲和叔父，都送到学校里去读书。

父亲在北京法政大学毕业后返乡服务，与就读哈尔滨医专的母亲成婚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发生，日本人迫害知识分子，他们双双逃到北京，这是我为什么在北京出生的原因。

在北京的幼儿时代是温馨可爱的，但“七·七”事变的炮声震碎了我的无忧世界，我童稚的心灵初次尝到国破家亡和逃难的滋味。我们在前面逃，日本侵略者在后面赶，直逃到四川重庆才停住脚。

抗战时期物资缺乏，我家住在市郊的小镇沙坪坝，孩

勤奋是可以致富的，他们以不畏难的精神，用血与汗去与天争，除荆斩棘，翻土播种，终于获取成果，得以生存，定居。

子们既无玩具更无今天的所谓“儿童读物”，我的最有趣的“游戏”便是蹲到书店摆书的大桌子下看白书。我那时看书不知选择也不懂好坏，从张恨水到莎士比亚一概翻开就看，而最喜欢的是剧本，曹禺、郭沫若、吴祖光的剧本曾一本不漏地读过，以至最早梦想过当演员，后来看了张恨水的《春明外史》很受感动，认为不如当记者，最后又觉得还是诗人最潇洒，何不写诗？在四川由童年到少年期那七八年，我便是这么懵懵懂懂地做着白日梦过去的。以写作作为终生职业的念头，可说从那时就萌生了。

抗战胜利，新的战火又起，故乡正在进行土改，亲属四散，沈阳住了一年，我在那儿读了一年中学，又去南方，在南京过了一年动荡不安的生活，再随着人潮渡过海峡，到达台湾。在台湾，我走过彷徨的少年期，长大成人。一九六〇年代远赴巴黎研习设计美术。后转到瑞士学习，在瑞士成了领有执照的美术设计师。原以为艺术与文学在我心里占有同等的地位，当真正从事美术设计的工作时，才体会到，文学对于我是流在血里的东西，永远不可能相忘，就像过去那些年从来不曾忘记过一样。

但那时的欧洲别说没有华文文学，就连华人也难看到，可称是华文文学的沙漠。我只能在美术设计之余，偶而写点游记之类寄到台湾发表。真正不间断的专业写作，是自一九七二年起始。瑞士是世界上最求好心切、讲规律好清洁的国家，人民勤快的程度令人吃惊，在这儿做个家庭主妇自然不是轻松的事。我的日子过得异常辛苦劳累，但百忙中仍坚持写作，经常在家人熟睡的深宵振笔疾书，写出一连串的短篇小说、长篇小说、散文之类。从那时起，我的笔便没停过。作品在台湾、香港、新加坡、美国、欧洲，以及大陆的中文报章杂志上发表，到今天结集成书的共三十五六余本。其中若干有台湾和大陆的不同版本。由于我的作品很真实地反映了海外华人的心态，也就很引起海外华人读者的共鸣，在过去几十年间，不知多少次应邀到

在台湾，我走过彷徨的少年期，长大成人。一九六〇年代远赴巴黎研习设计美术。后转到瑞士学习，在瑞士成了领有执照的美术设计师。

不同的国家，为华侨和留学生团体做演讲或开座谈会。

作为一个长居海外的中国作家，处境是很尴尬的，心情也是很寂寞的。明明是生活在西方人群中，却没有一个西方人弄得清你在做什么：也许他们知道你是个写文章的，可是谁又认识中文字？你明明是做文学工作的，偏偏当地的一切文化活动都没你的份，他们看你就是个普通的外国人，文艺圈里没你的立足地，你嘛，写了文章只好往中国寄。写文章给自己的同胞读原是我的目标，千愿万愿，绝无所怨，但是我将一生住在欧洲，他们却不能读我的作品，不把我当作家看待，这该是何等的孤绝和寂寞？因而我对自己说，必得设法打开这种苦闷的局面。

西方人对中国文坛是陌生的，投注的关怀也是有限的，除了极少数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汉学家之外，可说根本缺乏兴趣。在这种情形下，一个孤军奋斗的外国作家，虽有打开局面的决心，实际上是难得不知从何着手。

一九八七年初，我的第一本翻成德语的短篇小说集《梦痕》(Traumsyuren)，在西德出版，因为内容描写的是海外华人的遭遇和感情，寄居他乡的寂寞，和生活中的困难，而使西方读者初次注意到，原来这些移民来的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理，并不似他们想象的那么单纯，在丰衣足食之外还有精神的需求和家国之思。这使他们很意外，立即引起广泛的注意，瑞士的几家大报都有评论和介绍，记者来采访、电视来做专题记录影片，许多文化团体来邀请做演讲。一年内我在西德和瑞士，至少做过十场以上的演讲，奥地利请我到数个城市做巡回演说。通常的情形是：从主持人到听众全部是西方人，只有我这个主讲人是东方人。稍后瑞士出版社为我出版了第二本德文小说《翡翠戒指》。长篇小说《我们的歌》德文译本，也在德国出版。这是我在西方文坛中一点小小的收获。

我终于走通了一些路，成为瑞士全国作协的会员，国际笔会瑞士笔会中心的会员，瑞士亚洲文化研究会，和德

西方人对中国文坛是陌生的，投注的关怀也是有限的，除了极少数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汉学家之外，可说根本缺乏兴趣。

国柏林市作家协会，以及一些与文学相关团体的会员。在这些组织里，我不单是唯一的华裔，也是唯一肤色不同的“外国人”，每当开会，坐在一群黄发碧眼群中，显得十分特殊。反对的声音当然是有的，但更多的是友善的支持和热情的接待，在一些西方文坛人士的眼睛里，我这个中国人是直爽宽厚不要心机的，认为可以交个朋友，也正因此我才能够进入他们的圈子。

欧洲华人社会在生态上起了根本性的变化，是近三十年的事。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与欧洲各国之间亦建立了密切的经贸来往。

欧洲华人社会在生态上起了根本性的变化，是近三十年的事。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与欧洲各国之间亦建立了密切的经贸来往。台湾的注意力亦不再只集中于美国，两岸都有大批的留学生涌向欧洲，对欧洲人来说，中国不再只是地理上的名词，而是与之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实体。在这些新侨社里，知识分子占了很大的比例，其中有爱好文学，以写作为专职的，因此“欧洲华文文学”，便自然而然地诞生了。今天的欧洲，据说华裔居民已超过两百万，其间有相当大的部分来自中南半岛。他们中很多受过华文教育，亦有人能用华文创作。与台湾和大陆出来的作家们相互呼应，便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欧洲华文文学的作家群。

由于欧洲的幅员广大，各人住得分散，加之在异乡生存不易，都要为生活奋斗、忙碌，很难有机缘相识。真实的情况是，每个人在自己的居住圈，繁忙工作之余，偷闲默默耕耘，写出汹涌在胸怀中的感情，感想，感觉，和对人生的期许与兴叹。这个写作的族群，是孤绝而寂寞的。

于是我便有心组织一个文学会社，让这些各自孤独耕耘的人，有以文会友，相互切磋的机会。“欧洲华文作家协会”，经过一年的努力摸索之下，终于在一九九一年三月在巴黎成立，这是欧洲有华侨史以来的第一个全欧性的华文文学组织。承文友们的信任，推选我为首任会长。大家同心协力，多年来做出许多成绩。至今已近二十年，成长迅速，培植了一些新作家，不断地与当地的主流文化团体，或

大学的汉学研究部门，合作举办活动。会员来自十九个国家，共掌握了十三种语言。如今的欧洲华文文学，已进入成熟、稳定阶段，会员里有名家亦有新秀，前景一片光明。

我于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，碍于种种的原因，三十余年不敢踏上故土一步，然而，思乡之情是无法按捺的。一九八二年的初夏，我终于不顾舆论和可能遭遇到的困难，重新回到生长的地方。三十余年的长离别，魂牵梦萦的旧家园，给我的震撼是锥心刺骨的，我流着眼泪归来，带着悲怆离去。我问自己，为什么中国人民总在受苦？我还会再来吗？我不如死心塌地地做个异乡人吧！

但我做不成那个死心塌地的异乡人，中国大地上的美丽江山、辛勤善良的同胞，童年和少年时的点点滴滴都在召唤我，我到底是从这块土地上生出来的，要遗忘也不可能。一九八六年春天，我又怀着兴奋的心情，携儿带女飞过千山万水，回到故乡。

这次是应中国作协的正式邀请，他们热情地接待我，停留的三周里，陪我去东北、苏杭、南京、上海，参观古迹、登万里长城。距上次归国仅四年之差，我发现人民生活的大幅改善，物资丰富了，社会繁荣了，人们的脸上有了真正的笑容。我想这应该归功于一连串的改革与开放的措施。一九八八年又应故乡黑龙江的邀请归国，看到了魂牵梦萦的黑龙江，一偿多年的宿愿。

写作已成我终生事业，虽然健康状况和参与各类文化活动，迫使我无法像以往那样勤快地写，但这支笔是永远不会停下来的。二十年前我变换题材，写了一本历史小说。这本小说曾经令文友和读者们略感意外，觉得太不像我一向的文风。因为，这本书的女主角是清朝末年的第一名女人赛金花。其实我本无写《赛金花》的打算，是为外国朋友总说庚子年的八国联军战争，起因是中国“拳匪”杀他们的教士，烧毁教堂。我则说是由他们先欺侮中国人民而起。口说无凭，便找了一大堆书来看。这一看，才决定写

但我做不成那个死心塌地的异乡人，中国大地上的美丽江山、辛勤善良的同胞，童年和少年时的点点滴滴都在召唤我，我到底是从这块土地上生出来的，要遗忘也不可能。

《赛金花》这个长篇。

小说本是创作,可真可假,但若用了某人的名字,就不能随心所欲的将人家丑化,否则很容易造成用知识欺侮人。其实赛金花早已被历史定了型。坊间写她的各种书够多,其中最出名的是曾朴的《孽海花》。在这本小说里,他把赛金花写成一个见了男人就勾引的女色鬼,妓女出身,行为淫荡,不知廉耻,没有灵魂。赛金花曾为此去质问他:为何要编些谎话来糟蹋她?曾朴的答复是:要这样写,才能再“铺陈数十回”。

看了许多资料之后,我无法不为之激动:原来赛金花还曾经是个母亲,在比她年长三十岁的丈夫洪状元去世后,就被洪府赶出家门,亲生女儿硬被留下,从此母女永别,后来生个遗腹子又夭折。难道妓女就没有人性和母爱吗?何况赛金花并非一生下来就是妓女,她的沉沦,社会要负很大责任。

我不仅要写一个时代,也要突显在那样的时代里,一个家世微寒,原本是良家女儿的赛金花,是怎样身不由己的,在以男性为主的社会中,忽起忽落地与命运挣扎。

我不仅要写一个时代,也要突显在那样的时代里,一个家世微寒,原本是良家女儿的赛金花,是怎样身不由己的,在以男性为主的社会中,忽起忽落地与命运挣扎。于是中国德国两头跑,在德国和瑞士找了一大叠外文资料,在台湾和大陆找了许多中文资料,那次回国到苏州,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看赛金花的故居。光是到柏林原来的满清使馆遗址,就跑了两趟,研究资料用了两年时间,功夫确用了不少。内容是以那个腐败的时代为经,以她个人的遭遇为纬,讨论当时的女性地位,暴露娼妓存在和纳妾制度的非人性,社会的不平等,以及庚子之役等等。《赛金花》出版后曾长期畅销,并拍成了电视连续剧,对我算是新的鼓励。

一九九一新年迭始,当代知名度最高的女作家三毛,忽然自杀身亡,引起文坛震惊,报上连续出现分析其轻生的原因。我亦不免为此深思,而写了一连串分析“文学女人”,及两性关系、爱情、婚姻等等问题的散文、杂文,使我

近年来阅读的佛学和心理学书籍，多少有一点用武之地。也因此文坛多了个“文学女人”的名词。

由于多年来不停的创作身心太过劳累，我已多次萌生停笔的念头，至少不再写那费心耗神的长篇小说。但创作对于写作的人是人生的大内容，不写生命便空了一半。懒散了一段长时间，忽然又“故态复萌”了。去年不单长篇小说《凄情纳兰》问世，还出版了一本散文集《忽成欧洲过客》。

由于多年来不停的创作身心太过劳累，我已多次萌生停笔的念头，至少不再写那费心耗神的长篇小说。

写一本以清朝第一词人纳兰性德为主角的小说，是很早的心愿，原因有二：一是我自幼酷爱古典诗词，尤其偏爱纳兰词作，觉得感性，纯净，凄美，不雕琢造作，最见文人的真性情。第二个原因乃因我本人一半满族血统，母亲出身于松花江流域的叶赫族正黄旗。满族出了两位中国文学史上，最著名的才华夺目彗星，纳兰性德和曹雪芹，满族后裔引以为荣。我虽没受过母亲那样的满族高贵人家的文化教育，没有琴棋书画方面的造诣，但也读过一些满族的历史，对纳兰性德的名字绝不陌生，像“山一程，水一程，身向榆关那畔行，夜深千帐灯。风一更，雪一更，聒碎乡心梦不成，故园无此声。”之类的纳兰经典词句，从做初中学生时就会背诵。

照说，有这样的背景，应该很容易就能写出一部关于纳兰性德的小说，但我觉得远远不够。所以仍像当年写别的长篇时一样，老习惯不改，仍旧研读，重温，有关纳兰性德的一切资料。在习惯上，我即使写的不是历史小说，也都先做功课：了解故事发生地的背景，地形，街市，房屋，附近环境，有什么树，哪种花，哪类店铺。写《我们的歌》时几次跑慕尼黑。写《塞纳河畔》时，又到并不很陌生的巴黎，住了三天旅馆，每天到故事的发生地去了解环境。写《赛金花》时更是先找足资料。曾到苏州，上海，北京，还跑了两次当时的西柏林。

我找到大量有关清朝初期社会生活，政治，皇室，和一

些纳兰性德的作品以及记载他身世的资料。另外还托朋友在大陆代买纳兰研究类的作品多本。这一大堆纸片子，足足看了八个月。我把《凄情纳兰》定调为历史人物的传记性小说。大事，年代，人物之间的关系等尽求有依据，主要人物就算做不到全有其人，也要做到大多有其人。

离长篇小说
《赛金花》出版整整二十年，我又写了这本《凄情纳兰》。时间隔得如此久远的两本书，巧的是都属于历史人物传记性小说。

离长篇小说《赛金花》出版整整二十年，我又写了这本《凄情纳兰》。时间隔得如此久远的两本书，巧的是都属于历史人物传记性小说。而且也是我所有作品中，仅有的与历史人物相关的两本小说。

“赵淑侠，一位在海外华文文坛上驰骋数十年的独行侠，在两岸文学界原无任何渊源，既非文学院系的科班出身，又没文坛显赫人物给予提携吹捧，也不属于文学界的任何圈子，仅凭自己的毅力、努力和打拼，独闯出了一片天地，并且成为欧洲华文文坛的盟主，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界的异数。……”这是《海外华文文学史》的主编，原汕头大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所所长主任陈贤茂教授，在最近一篇文章中，对我的评语。似乎太溢美，但亦有相当的写实性。

我的创作过程似乎比别人走得艰辛，曲折，但我从未为选择文学生涯而后悔，而且意犹未尽，想写的尚未写完，虽然知道到永远也写不完了。提笔书写时是我感觉生命最充实的一刻。

目 录

001——流离中的写作生涯〔序〕

问情何物

003——爱与生的喜悦

008——情困

013——美的撼动

018——走过人生的春夏秋冬

025——文学女人的情关

031——文学女人的婚姻

039——文学女人的困境

049——世纪美声与爱情

055——跟自己对话

061——如果时光能够倒流

065——随感四题

070——问情何物

076——人生两题

081——男女之间

翡翠色的梦

091——我的大天地

098——中秋月

101——翡翠色的梦

105——关怀世情

109——我的妙邻居

124——冷眼看光阴

- 131——迎接奥力弗
138——朵妮丝的快乐
145——告别紫枫园
151——忽成欧洲过客
155——人在纽约(二题)
160——千禧自述
170——我在法拉盛的淡素生活

不似旧黄昏

- 179——要爱生命
185——童年的江
191——母亲的手
196——午后的庭院
204——马车
208——看闲书
214——又见上海
220——不似旧黄昏
225——最是故园泥土亲
231——美丽的松花江

文学人生

- 241——纳兰性德的交友与用情
253——东北文坛三老和一张相片
260——怀念文坛的大姐们
272——红尘道上的文学男女
280——郁达夫的感情生活

爱与生的喜悦

初到纽约时住在曼哈顿，离世贸中心不远。“九一一”恐怖事件时亲睹双子星大厦倒塌，人类因仇恨所用的残酷手段令我无言以对，一种难以形容的悲哀情绪萦回不去。特别是在静夜深宵，打开窗子想透透气，总嗅到一股奇异的焦糊味，我差不多就认定那是尸体火化的味道。

那一阵子过得真不快乐，心头像有一堆坚冰堵塞着，好多问题令我思索：人与人之间的仇恨真有那么深吗？数千个生灵竟在顷刻之间化为灰烬。那些人，谁不是母亲怀胎十月生下的宁馨儿，谁不是跟着岁月的脚步，一步步辛勤地走在世路上的人父、人子、人妻、人夫？为什么他们要遭此浩劫？难道人心真的变成了铁石，世间的爱真的得了萎缩症，已经退化了吗？生命的意义怎么这般苍白！在郁结沉闷的日子里，我接受了家人和朋友的建议，决心搬离曼哈顿，到皇后区的法拉盛去居住。

靠着朋友的帮忙，在社区中心的一幢大厦里找到一个住处。新居在楼的顶层，视野开阔，尤其在晴朗的黄昏前，那一天深深浅浅的落日余晖，让我依稀走进了天体，被迎头覆盖的千层、万层红色云霞拥在中间，神驰远逸，悠然物外。我不得不承认世界仍然美丽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新居给我的喜悦在一夕之间变成了烦恼：一个夜雨后的清晨起来，发现客厅临窗的地板上尽是水渍，窗台上更不用说，湿漉漉的全被浸泡。原来新居漏雨。这情况令我十分苦恼，势必得另找住处，但又不想离开这幢大厦。经过半年的等待，一位从事房屋中介的邻

那一阵子过得真不快乐，心头像有一堆坚冰堵塞着，好多问题令我思索：人与人之间的仇恨真有那么深吗？

居，带我去看了三楼的一间公寓。

时节是严冬二月，当我走进的那一时刻，立时感到这个屋子比别处更冷，似有寒风吹入。正纳闷间，发现客厅窗台下放冷气机的位置，挡着一块木板。我不经意地过去将木板拿开，顿时被眼前的景象震慑住了。

原来冷气机已被原来的屋主带走，此刻只是一个通向外面的空的洞穴。洞穴中有只肥嘟嘟的大鸽子，蹲伏在它用乱草自造的窝里。那鸽子老神在在，笃定的一动也不动，绝没有因为见到两个人闯进来，而有想逃走或飞开的意思。我好奇的仔细观察，发现它的神情有些紧张，眼光中似有敌视和戒备。我自认看过的鸽子也不少，可就没见过这样傲慢懒惰、如此把人不放在眼里的。那同来的中介人说：“哎呀！这个讨厌的鸽子怎么赖在这里不走，我来赶它。”她说就要动手，我连忙拦住她说：“它说不定受了伤，不然怎么会蹲着不动呢？”就在这时，它已经因为受到惊吓而挪动了一下身体；我清楚的看到，原来在它的身体下面，有两枚白中透青、如鹌鹑蛋大小的卵。天哪！原来它正在坐床生产。它那带着凶光的戒备眼神，是母亲保护孩子时所流露出的勇敢神情。

就在这时，它已经因为受到惊吓而挪动了一下身体；我清楚的看到，原来在它的身体下面，有两枚白中透青、如鹌鹑蛋大小的卵。

我为这情景感动至极，顿时忆起曾养过的一只名叫奥力的腊肠狗。它是我的瑞士好友丝艾娃，送给我儿子的十一岁生日礼物。我们初次去看奥力时，它才刚出生四个星期，一身柔软的棕褐色毛皮，圆圆的小脑袋，两只亮晶晶的、无邪的大眼睛，可爱得能让人心能融化。儿子和他四岁的妹妹，把它当作宝贝般地抱在怀里。但这时，奥力的妈妈竟发狂似的对着众人狂吠。它一口气生下五个儿女，终究避免不了主人将它们全部出售的命运。最令我惊奇的是，那狗妈妈把它的孩子们，一个个用嘴叼着后颈，藏在狗屋后的隐秘处，它自己则雄赳赳气昂昂的守在狗屋前。瞧它那神情，好像谁要再往前进一步，它就会不客气的扑上去，狠狠地咬上一口。就像那只母鸽子一样，我想

若有谁敢去侵犯那两枚鸽子蛋，它可能会用那又尖又硬的嘴，啄瞎那人的眼珠。

我们静悄悄的退了出去。我惊奇于一个卑微如野鸽子的生命亦是如此庄严，需要母亲的孕育和温暖，帮助蛋壳里的新生命成熟，引领它们到世间来。在蛋壳里的小生命还没出来之前，做母亲的已经用全部的生命来爱它们了。世间万物的爱与生，竟是如此的自然美好，这是上天用宇宙之心谱出的韵律。代代相传，前仆后继，且看古往今来经过多少争战残杀，大地仍然生生不息，世界仍然在前行、进步。我想，没有什么事值得我沮丧，欣赏大自然给人间的爱与生的美，体会其中的喜悦，才是我的本分。是那只鸽妈妈引得我天马行空，想了这许多。

世间万物的
爱与生，竟是如此
的自然美好，这是
上天用宇宙之心
谱出的韵律。

我订下了那间公寓，带装修公司的人来商量更新的事，他们想立刻赶走母鸽子，然后来番大清扫，包括将两枚鸽子蛋丢进垃圾箱里。“六个星期内保证做完交屋。”那领班的先生说。他的话吓了我一跳，“不行，要等小鸽子出来才能开工！”我说的斩钉截铁。他们几个面面相觑，好像在问：“这个人没有病吧！”但我意已决，不受任何影响。想不到的是，就在当天晚上，再下楼去看时，只见一只秃毛的小乳鸽，正伸着长长的颈子，摇摇晃晃地从蛋壳里挣扎着往外爬，那做母亲的在一旁静静的凝视着，表情极为温柔。这幅爱与生的绝美至情的图画，给了我震撼性的感动，我把它当做是对生命的礼赞。没有相机存影留念当然可惜，事实上，假如那时有相机在手，我也不会拍照：可别惊动了那初见尘世之光的小生命。

第二天再去时，另一只小鸽子也出来了，两个小家伙老实地伏在窝里，看样子腿爪还太软，无力站起，只把颈子伸得挺直，仰起脑袋、张着尖嘴，朝空中东咬西咬，发出轻微的啧啧声。它们的母亲不在，想必是给初生的儿女寻觅食物去了。

看那两只小鸽子的表情，就知道一定是肚子饿或口